

沈從文傳奇

(本文插圖刊第4、108頁)

●王成聖文·黃小蕙圖

江湖飄泊漢苗後代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壇上的巨人，他的道德文章舉世無雙，不幸於一九八八年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十日夜晚在北平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沈從文早年是小說家，晚年是古代服飾專家。他的一生，是在驚濤駭浪中度過的，儘管道路崎嶇，旅途坎坷，但他的一顆奮發圖強的心，像光芒四射的巨星，照亮了前進的道路。不管中國時局如何變化，他以沉默、敬業、樂觀進取精神對待一切，沒有趨炎附勢乞求一官半職，立志要將中國的傳統文化發揚光大。

沈從文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廿八日生於湖南省鳳凰。他的祖先是清朝派駐湘西苗族地區的軍官，與當地苗族女子結婚，這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事。因此在沈從文的小說裏，常用這類題材加以描述，他的小說「燈」就是對自己家庭的介紹。

沈從文在「從文自傳」和「湘行散記」裏，詳盡地記述了他的家庭，他對故鄉的一草一木和童年往事都十分留戀。沈從文兄弟姐妹共九人，他排行第四。祖父沈洪富曾做過清朝軍官，因傷

在二十七、八歲時就去世了。父親退伍後，想去當官，未能如願，家道從此中落。沈從文就是在家庭驟變中長大的。他十四歲小學畢業後，以備補兵的名義參加了土著部隊，駐防在沅陵一帶。不久才正式入伍。他在部隊裏待了五六年。

就在那些年代裏，他儲備了大量的寫作素材。他在「從文自傳」中說：

「不安於當前事務，卻傾心於現實的光色，對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却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這份性格的形成，便應當溯源於小時在私塾的逃學習慣。」

在軍隊裏，他有機會接觸到中國的邊遠地區，親眼目睹那些光怪陸離的人物和事件，他熟悉迷人的山歌、碼頭、輪渡和吊腳樓的燈火。這種生活，使他養成了沉思默想和體味人生的習性。他在「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中說：

「我這個鄉下人又因為從小飄流江湖，各處奔跑，挨餓、受寒，身體發育受了障礙，另外却發育了想像，而且儲蓄了一點點人生經驗。」

沈從文最喜歡稱自己為「鄉下人」。他說：「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

感情，對於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贊頌以及對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

熱愛鄉土傾心山水

沈從文的作品中，如「邊城」、「湘西」、「湘西散記」、「從文自傳」等，都充滿了對鄉土的熱愛和對於美好事務的傾心。龍海清在他著的「寫在星光燦爛的夜晚，記沈從文先生」一文

中說：

「在他的眾多作品中，有許多篇章是反映湘西生活的。最能體現他的風格，最有藝術魔力的，可以說也是這些作品。他是湘西的山水哺育大的，他在這裏度過自己青年時代的行伍生活。他憑着心靈中愛的燃燒去照見自己的鄉土和人民。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疊翠的山峯，清澈的河水，是那樣美麗迷人，在這裏生活的人民是那樣可愛，他們的落後和遭遇，又是那樣值得憐憫，那樣值得同情。」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鄉下人」沈從文到了北京。他住在湖南會館的一間十分潮濕、霉味逼人的小房間裏。龍海清說：

「他常常忍受着飢餓的襲擊。天下着大雪，沒有火爐、沒有棉衣，就拿着舊棉絮裹住雙腿坐在桌旁，用凍得發腫的手進行寫作。」有一天，郁達夫去看他，送他圍巾，請他上館子、給他錢，這使沈從文的「熱淚從眼角掉了下來，落在圍巾上。」

就在這時，他堅持到北京大學去當「旁聽生」。在大陸變色以前，各大學都沒有門衛，什麼人都可以到學校去聽課；有的是正式旁聽生，有的跟教授說一聲，只要教授同意就行了。

這位從湖南鄉間來的青年，在街上擺了個寫字攤，代人書寫各種信件和庚帖之類，有時寫些文章向報社投稿，以稿費維持生計。對北大感興趣的課程從不缺席。

情書才華大放異彩

雖然他身裁矮小，一身鄉下人打扮，但他毫不氣餒，對生活熱烈追求，竟在這時他愛上了一個北大女生，幾乎每個星期給她發一封信。這位女生接到信後，不免好奇地打聽寫信的人究竟是什麼人？一打聽知道寫信的人竟是那位土頭土腦的鄉下人時，頓時興趣全消；當然她是不會回信的。可是沈從文的信，保準一個星期一封，從不間斷。她收到後，往桌上一摔，從來也不想拆開看一看，隨着日子的增長，信越積越多，這位女生實在煩惱，就帶着一包信去找胡適，並述說她近來被這件纏人的事，弄得很不痛快。胡適認為這是青年難免的事，不須煩惱，讓她將信留下，由他看後再說。

過了幾天，女生再去找胡適。胡適說：「你拿來的信我都看過了，可惜你不看，他的才華蓋世，恐怕將來你不如他。」女生回去後，便一封一封的看起來，越看越愛看，真想不到一個鄉下模樣的人，竟有這麼大的才氣！她想他一定是出身於書香門第或沒落的官宦人家，不然他那有這樣的文采呢？

就這樣，這位北大女生與來自湘西山裏青年旁聽生經常來往，談古說今，女生日益感到他的不凡。因為在同輩的同學中，論學問還沒有人能比得上他。這是一段傳聞的佳話，是否屬實已無從考查了。但後來的原配夫人張兆和，肯定不比這位女生差，她是沈從文的得力助手，和他肩并肩地戰鬥了一生，如果在逆境中沒有沈夫人張兆和的支持，他就會感到身單力薄。在那困苦歲月中，是沈夫人分担了他的憂愁，使他的才華沒有在那黑暗年代裏被埋沒，在他生命結束前，又能大放異彩。

觀察細微多產作家

沈從文是一位多產作家，一九二四年，他的第一篇作品問世。在這以後的六年中，居然連續出版了「入伍後」、「阿麗思中國遊記」、「旅店及其他」等數十種作品文集。此後，又相繼出版了「記胡也頻」、「從文自傳」、「月下小景」、「記丁玲」、「湘行散記」、「邊城」、「八駿圖」、「湘西」等著作。他的寫作速度和作品之多，都很突出。據估計他寫了四十多種文集，六百多篇文章，使他獲得了「多產作家」和

「文體作家」的稱號。

沈從文作品中，所涉及的社會層面十分廣泛，這在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中，很少人能像他這樣的。他好比巴爾札克，對社會觀察細微，普通人的生活體驗和朋友的一言一行，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

沈從文經過一段艱苦奮鬥後，終於成名。開始一面創作，一面在大學教書。他教過中國公學（上海吳淞）、武漢大學、青島大學、西南聯大和北大。在一九三四年到三九年間，他在北京主編過中小學國文教科書，也曾主編過「大公報」和「益世報」的文藝副刊。

沈從文在二三十年代揚名文壇後，左翼作家經常攻擊他。說他在中國政治形勢最黑暗時期，却把湘西小鎮描繪成世外桃源；把一個落後地區的部落民族——苗族的陋習，美化成「人性」；作品中充斥着「小資產階級情調」。郭沫若曾罵他是「無聊文人」，並在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春天，點名批判他，說他是「桃紅」的「色情文學家」。夏衍罵他是「法西斯主義的幫兇」。沈從文本來與丁玲、胡也頻一度過從甚密，但後來却發生了誤會。在大陸變色後，丁玲既然是左派人物，當然要批判他。魯迅和沈從文雖曾相互批評，但彼此却尊重對方的文學成就。

自喻野馬紅朝封筆

沈從文是一個沉默的人，也是一個內向的人，但在心靈深處，他是一個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壓力的人。沈從文在一九八三年曾對德國學者吳素

樂說：「我是一匹野馬，不會在韁索下寫作。」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對一直以創作爲理想的沈從文來說，這是他一生的轉折點。吳素樂說：「沈對我說他知道一旦共產黨奪得權力，將不會允許文學藝術自由發揮，因此他不再寫作。毛澤東、周恩來會親自勸他繼續寫作，但他不爲所動。」

在這裏引用一段大陸作家古華訪問沈從文的一段記載，在談到江青時，沈從文說：「江青是我的學生。一九三一年我在山東青島大學教書的時候，她讀文科。漂漂亮亮的一個女孩子，人很聰明，却不好好唸書，跑到上海去當演員，拍電影。那時候的年輕人都很開放，很瘋。後來她又從上海去了延安，投奔八路軍，成了主席夫人。人真是複雜。一九五二年，江青請我進中南海，在他們家吃過一餐飯。毛澤東說：『沈先生還可以做小說嘛。』江青也說讀過我的書。這可好了，毛澤東和江青請我吃了飯，接下來是劉少奇主席請我吃飯，都說我應當繼續做小說。」

沈從文又對古華說：「我却是啞子吃黃蓮，有話說不出。一方面是這些最高領導人請我吃飯，要我繼續寫小說；另一方面，中央宣傳部却下令各地的公安部門，燒我的書，燒得真乾淨……宣傳部是直接管你，這樣對待你，你還能寫小說？我當然知趣識相了。」

「我也明白，人家是在算我三四十年的老賬，要把我從中國讀者的印象裏消失。當然，一九五六年以前，作協、文聯跟我還有一些聯繫，我也去開過一些會議。人民出版社給我出過一本

小說選，是清潔本……。巴金跟我同歲，老朋友了，真不錯。我再倒楣，住在南小街那小屋裏，他每逢進京來開會，總要來見次面，幾十年一個樣，真難得啊……還有冰心大姐，也是一直關心我們。另外有些人，就不講了。」他接着說：

「燒得那樣乾淨……爲什麼要害怕一些反映風土民情的小說散文？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諂媚相與，千顏一容……這次香港三聯書店和廣州花城出版社聯合出版我的文集（即十二卷本「沈從文文集」，國內圖書館沒有資料，大部分是香港的圖書館找到的。有的還是從美國的大學圖書館找來。靠海外的一些圖書館保存了我的著作。」

文學史上消失名字

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在大陸上掀起批判電影「武訓傳」，實質上，是整肅知識分子的戰鬥號角，大陸上的文藝界人士逼於形勢不得不紛紛表示堅決擁護中共黨中央的文藝政策。不久，沈從文在北大教的課全被取消了，隨後也正式去職。後來被分配到歷史博物館工作。除了朱光潛、楊振聲、李健吾、巴金等少數幾位作家外，所有的舊友都不與他來往了。一九五三年，上海開明書店通知沈從文，所有的存書及紙型一律燒毀。從那以後，沈從文的名字就從大陸所有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消失了。

在文學必須爲政治服務的教條下，在創作受到極度束縛的高壓統治下，不僅僅是沈從文告別了創作，一批才華洋溢的作家也從此封筆，不再

從事寫作了。這是中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無法彌補的損失。

沈從文凡事謙虛謹慎，忍辱負重，從來不敢與人紛爭。可是，中共對這樣一位終生埋頭學問，不計酬勞榮譽的作家，政治運動也不放過他。他一生無黨無派，是位真正的民主人士，但在一九五三年肅反運動中，認定他是「反共文人」、「地主資產階級作家」。逼得他在南小街的小屋裏，用剪刀割破手腕上動脈血管，血流如注，幸而他的夫人張兆和及時發現，才搶救下來。一個通曉中國歷史的文學家，對生活絕望到要以結束生命來求得解脫，可以想見他當時所遭受的政治恐怖以及精神迫害，是何等殘酷。

「文革」期間，中共將北京的數萬幹部及知識分子，統統趕出北平。沈從文夫妻也得遵令到「文化部」所屬湖北「五七幹校」鍛煉，那時他們夫妻倆的年齡，一個是年近古稀，一個是年近花甲。沈夫人因年紀略輕讓她養豬，沈從文因年老體弱沒有參加什麼勞動。一到幹校，男女都要分開，不能住在一起，年老夫妻無法相互照顧。中共選擇「幹校」標準，必須是最艱苦的地區。這裏也不例外，夏季酷暑難熬，蒿草沒人；冬春多雨，寒氣刺骨，還經常有黃蛇出沒。雖然環境惡劣，但所有的人都必須在這裏忍氣吞聲苦度歲月，白白浪費他們的寶貴時間；即使最有才華的科學家、文學家，一到這個大燼爐裏，也會把他的才華燒成灰燼。無怪中國人在這幾十年中，對人類文化很少有貢獻。這責任應該由誰來負？

沈從文說過：「打掃廁所，洗刷便池，全都

是我一個人幹，在討論『建立勞動觀點』的時候，却又是他們發言最多。討論的時候，儘是那些不讀書的人發言。……他們儘說些想太太想得要命之類的下流話。……可是分數全由他們民主評定。」

沈從文所說的正是中國大陸普遍存在的現象，農村無知幹部充斥中國大陸各行各業的領導部門。這就是毛澤東最基本的幹部政策。在毛澤東極左年代，也是知識分子最黑暗的時代。

改行研究古書古物

沈從文由於對中共的政策有深刻了解，所以不管中共多大人物接待他，鼓勵他讓他繼續寫作，他並沒有因此改變計劃，仍舊我行我素，絕不再寫什麼小說，以免引火燒身，大禍臨頭。他終於找到一條安全之路——研究古文物。

所以在沈從文充滿傳奇的一生中，可以分成兩個時期：大陸變色前是位著名的文學家，以後又是一位傑出的考古學家。不管是文學還是考古，都是自學成才。他的堅強毅力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他克服一切困難的成功之本。沈從文晚年把全部精力和時間都投入在古文物的研究上。他出版了二十五萬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等書，卓有成就。

三十多年來，與古人為伍的寂寞生涯，專門注重古物和古書的研究，充分說明了沈從文所具有的卓越文化素養。

即使在這種與人無爭的工作崗位上，還是不

斷遭到排擠，例如一九六一年當故宮博物院領導人安排他做導遊時，由於他口齒不清，湘西話難懂，不得不調換他的工作。上級看他字寫得還可以，就叫他寫器皿卡。他工作積極，很得上級的讚賞，升他做文史員，這才使他有了專題研究機會，他的幾本書就是在這時寫作出來的成果。

可是到了文革時期，紅衛兵鬥他好幾次，他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書，全被打成「大毒草」，又批又鬥；他家也被抄了八次，因為他沒有交代為什麼要研究這個題目。實際上，這個研究項目也是「上級」交下來的。儘管在左派的強大壓力下，他還是沒有改變他不交代的立場。因為交代出來，也許比不交代，結果還糟。

沈從文所以能在惡劣環境下，安之若素，既不苟且偷生，又不畏縮後退，而是向着新領域不斷邁進！主要靠他結髮夫人張兆和的有力支持。張兆和是沈從文在上海中國公學教書時的學生。她天生麗質，而又敦厚好學，引起老師的注意。他曾寫過兩百多封情書給他的女學生，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們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結了婚，並生下兩個男孩，長子名叫沈龍朱，次子名叫沈虎雛。

在中國大陸開放的年代裏，他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到該大學講演。出國前，他的講演稿必須經上級批准才能定稿，不准即席發言「胡說八道」。經過幾次修改，才得到上級的同意。有一段話今日讀來，仍令人淒楚心酸。他說：

「由於社會變化過於迅速，我的工作方式適

應不了新的要求；加上改科到參加這工作二十年，由於思想呆滯頑固，與其佔據一個空頭作家的名份，成為少壯有為的青年一代擋路石，還不如即刻上路，改一工作，對於個人、對於國家都比較有意義。因此就轉了業，進入歷史博物館工作了三十年。我今年七十八歲，參照新法令，『文物』過八十年即不可運出國，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專家見面，真是一生極大愉快事。」

往後，沈從文絕口不談當代文學，不評論年輕一輩作家，不提文革和為何不創作，只是一口咬定：「三十年來皆與文學脫節，無從談起。」他絕不講曹禺在早年他半年來紐約時拍胸頓足所講的話，說中國大陸「現在言論自由，一切法治。」他這種不肯為當權者歌功頌德的精神再一次表現他的崇高人格。

唱出舊一代的心聲

現在引用著名作家朱光潛一段話，以結束本文。朱光潛說：「沈從文唱出了舊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聲，這是他的深刻處。從文不是一個平凡的作家，在世界文學史中，終會有他的一席之地。目前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也只有從文與老舍。」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五〇八四二〇六